孔子二千四百五十年
光緒二十五年歲次己亥

三月初一日





第十一册

THE CHINA DISCUSSION

ISSUED THREE TIMES PER MONTH.

清議報第十一册目錄

本館在横濱居留地壹百三十九番

勸各地立祀孔子會啓　無涯生稿

食息于摶摶大陸之上顧呴于蒼蒼正色之下凡具圓顱方趾能別聲備味被色而號之曰人者莫不有其所奉之教以爲禮義以爲度制無是者謂之野蠻之國謂之無敎化之民其奉其敎主也思想依之飲食祝之懸其像而膜拜之歲時跪撫其遺經几席床帳敬慎不忘即至遠適異國跋涉關河猶能建築教堂瑰瑋壯麗崇大嚴宏合男女婦穉循循焉守其敎規以祭以祀以頌以禱曰增進幸福繄敎主之賜國如是者謂之敎化之國民如是者謂之敎化之民今泰西是已夫世之論泰西者孰不曰彼强國也富國也其君臣一體上下一心人有特立不羈之概故政治冠五洲而上而不知成此特立不羈之概致其國于富强者實由于敎化之故然而我孔子者固我生民未有之至聖也乃大成之殿則鞠爲園蔬士非登第則不能瞻仰學者自擯宮牆之外無敎會以發明孔子聖經之義理帝者自牽千載之弊無敎部以表章孔子聖學之統一學術荒蕪政治榛莽遺悖大道乃至興戎耗矣哀哉國土龜坼如干僉裂之刑權利坐失甚于晉宋之辱其漂流萬里越在商旅者星軺之使不能保護學校不開無從知學則更蹴踏刀碪惟外人是命若牛羊待命于庖廚犬馬寄生于刀砧

匪特不能獲平權之優待並不能比肩于人類嗚呼。均是人也而我支那四萬萬同胞獨罹困難至于此極豈天命之不佑歟抑人事之獨絀歟毋亦不知尊孔子不能行孔子之學之過歟且夫西人之有三思想也。建國以來矣。一曰、凡非白種人滅之無害。二曰、凡非耶教滅之無害。三曰、凡非歐美之國皆取爲領土而臣屬之無害。徵之歷史。例之見聞。確鑿可證。我四萬萬同胞。尤宜日夜戰慄投袂而起者也。今試觀其百餘年來闢殖民地開通商口岸。皇皇布種于五洲。無遠弗屆。蓋泰西學者。推究天擇物競之理謂新種得宜舊種必滅于是爭權之禍烈專務強已而弱人智已而愚人貴已而賤人他種既愚且賤則日淪于削弱終歸于澌滅以至于盡我民之居于外國者。不得享平等之權利。不得聞政治之教育。其來于我者。租界如一國。我不得而治之。視我如屬地焉。不啻惟是法人之于上海也無端而炮擊數十華人于高雷二州無端而炮斃百餘華人炮焚百餘民舍俄人于大連灣亦一炮而轟殺百餘華人而政府不敢過而問之德人在天津僅爲車夫所辱即電責我總署其他客于澳大利太平洋南洋北美南美之諸國者苛稅重足而立酗酒殺人于道鞭撻屠割有若固然視華人之生命曾不得望其狗馬之愛惜計每歲華人死于外人之苦工者死于外人

之放逐者死于外人之虐政者死于外人之轟炮者死于外人之酗酒者殆不能縷指數其末聞知猶未從述其慘狀也其僅摧折挫辱猶以爲幸也嗟呼我四萬萬之同胞何辜于天以萬物之靈含恨吞聲于外人之暴虐宛轉悲啼于外人之烽刃委曲束縛于外人之羈絆而外人不之動其心者無他其種界之思想固如是也凡滅人之國者不能滅人之心其宗社雖即邱墟終有愛國之義士拚萬死以倡恢復之義舉西人常歎得不同宗教之領土最爲難治蓋愛其教者必愛其國必愛其種讀其詩書觀念其歷史動其國情則感憤情生則仰視天俛畫地之態起而自立之念決而復建國之勢成俄之滅波蘭也禁波人用其國宗教語言文字而盡用俄之宗教言語文字以消其愛國心英之于印度也亦然各國師之于是皇皇布教于五洲無遠弗屆神甫牧師到處強聒挾其國保護之力無論智愚皆招入芷甚或釀巨案戕人命教禍百出悲慘天日禽官獸吏從而爲之斬刈無辜殘夷鄉里又從而爲之開一口岸割一州縣以求無事每過鬧教之地數百里無人煙村落爲墟蓋株連者徃徃數十姓相率逃于窮山絕谷以冀免焉合一歲鬧教之事小大不下數十起則一歲株連于教禍者不下數十萬人矣叩天門而無路哀上帝而無言自通商以來迄于今日教事之

興未有不令人哽咽流涕者也不寗惟是。且以支那之衰。由于孔子。謂支那中六經之毒。德人至敢以折孔子之像。抉子路之目。其侮慢無禮。古今所未有。中外所未聞。夫非野蠻無知之民。亦安有敢侮人敎主者。而德人顧若是。豈不以我所以尊孔子者名存而實喪。然人心歸向數千年之久。或有人心不死。能爲敎主訟直。國猶未可盡亡。如其否也。敎主可侮。何有于國。此滅國而先滅敎之心也。印度佛敎之所出也。釋迦之殿。已委于塵沙。亞剌伯回敎之所都也。清眞之寺。或鞠爲茂草。山東吾敎主麟書之發祥也。而見滋于他族。敎宗墜地。國運淪胥。每一念至。憂心如焚。無他。其敎界之思想。固如是也。環球六十餘國。而亞洲僅有其八。然皆僅圖自保。無暇遠畧。每每員輿。幾盡爲白人之私產哉。非洲六大國分之。而遺利盡。美洲皆民主之國。能自立。無可圖而遺利盡。南洋諸島。或歸英屬。或歸荷屬。或爲主人之自治而遺利盡。澳洲太平洋諸島皆有主而遺利盡。自歐土以外。莫不爲高加索族所蠶食臣妾而奴伏之。其幸未飽虎狼之饕餮。爲黃種留一塊者。獨亞洲耳。然日本暹羅朝鮮波斯。或已大强。或亦思奮。無從染指。獨支那以四百餘州之金國。四千餘年未開之寶庫。封鐍棄置。無閫無門。則彼欲擴張其拓地殖民之政策者。豈能舍此遺利而不顧哉。于是歐煙横于東土

美雨灑于神州英據香港九龍威海衛索長江一帶之地以及河南全省則沿大江之南北上下游諸省非吾有也法據安南龍州、開埠西江索兩粵滇南則南部諸省非吾有也德據山東睥睨淮河以南之地則中部諸省非吾有也俄據大連灣旅順拓西伯利亞鐵路則北部之東三省大河以北之直隸山西新疆甘肅非吾有也暹者意索浙江美索廈門比利時奥地利那威下至不國之葡萄牙亦復紛紛來求口岸統禹域之所及黃裔之所衍不盡臣屬之不止無他、其領土之思想固如是也夫以此種界教界國界之故我支那雖摶土爲人以供其殘毀豈能禦之哉然則如之何曰道在自立自立之策如何曰愛國保種種如何保國如何愛曰興教教如何興曰、凡我華人所聚之地立孔子廟以祀孔子遍立學堂以明孔子經世之學凡政治學、資生學、（即理財學）羣學、（即社會學）法律學皆于是講焉修焉開學會以昌士氣開商會以收利權開尊王會以崇國本開律學會以通公例開敵愾會以禦外侮開公理會以求至太平則人智開而人才出矣人智開人才出合羣之機熟愛國之情生則自立之性質成國雖弱可以強種雖愚可以智蓋凡有阻于文明有礙于教化如嗜賭癮烟草竊奸宄起居不潔頑固不通之類者盡掃而去之則彼雖欲不以平等待我得乎公法會通曰（第六章）

公法不分畛域。無論東教西教。儒教釋教。均目為一體。毫無歧視。然則有教化則可列于公法矣。漢世以春秋治獄。以禹貢行河。以三百篇當諫書。天子臨雍自講。匈奴遣子入侍。孔教之盛如日中天于時有議官之制有律學之制有巡徼之制有廢奴婢之制與泰西今日政治相合者猶十四五且泰西所號為文明極軌者曰憲法曰議院曰自由曰平等實自路德改革宗教後而始大明而尋繹其義皆散見于吾經中然舉世不知不行則陋儒自失其教之罪也豈吾教之過哉易曰乾元用九。天下文明。中庸曰、凡有血氣。莫不尊親。文明之世吾孔子之道將瀰布全球豈特保我支那而已然而無人以負荷之則不尊不嚴愛國之心微保種之念絕本實先撥何有于末外人至詆我為無教之國豈不哀哉去歲同志倡孔教會于海上。士大夫和者甚衆。而寓橫濱之紳商。鄭君席儒。吳君植垣。阮君翅生。林君北泉。實始倡祀孔子會。蓋先是已開大同學校。延徐君君勉為教習。以育海外之人才。于是復于八月廿七元聖降生之日設聖像于中華會館儒冠洗洗俎豆莘莘鐘鼓鏘鏘肅雍趨蹌歌尊聖之詩陳先聖之禮樂而父而兄而男而女彬彬而至瞻望宮牆者萬有餘人日本政府以為海外未有之創舉寓名致賀日人士連袂觀禮鞠躬而致敬歐西來遊此邦者攜其細腰

之婦扶床之子景仰聖容脫帽並進而立徘徊不能去是日也闔埠停工日本海產會銀行皆停工揭國旗設嘉宴中西歡會淸日同燕良夜愔愔樂此大同嗚呼盛矣哉非我孔子聖澤入人之深孰能與于此哉非橫濱紳商之好義孰能與于斯哉然而其紳商好義之心距踴無已更欲自玆以往歲歲敬祀無怠慷慨捐資思立孔子廟以崇聖敎又推孔子愛同類之義立商會以聯絡海外之商人無涯生于是起而言曰諸君子經商耳非紆靑紵紫藉儒服之榮也橫濱者商業之地耳非若中原衣冠絃誦之區長子孫而不遷也居留人數統計不過三千有餘巳非內地人文薈萃之可擬而財力拮据又非南洋金山名都大埠相望易于集事也乃十八行省之儒林如鄉不聞倡祀孔子倡立孔子廟而橫濱諸君子倡之泗水新嘉坡諸君子聞風而和之吾聞海外人才多可用亦謂其漸被歐美之風通達時務屢受外侮憤而蹶起耳孰知其特尊聖敎樹愛國愛種之基礎如是哉若各埠接踵而推行之人登魯叟之堂戶衍鄒魯之澤以此强種以此强國塞西人古來之三思想其庶幾乎無涯生又言曰我支那之國于齊州也面南東而立左股出東海由日本而蜿蜒而趨琉球臺灣以爲左翼太平洋諸島其外左翼也右股由滇桂出南海蜿蜒而趨南洋諸島以爲右翼澳洲

其外右翼也故風氣之開莫先于閩粵人輪楫四達月至歲來世界之精華灌注腦裏海外之膏腴利養身體故能不畏艱險深通外事若中原萬里如坐深室崇山峻嶺阻于內長江大河橫于外深蔽固拒實無足怪其有一二通人大都觀感于通商之地然處于壓力之下縱有振作之思而愚民之政府忌之縱有英邁之畧而頑固之習慣困之縱有合大羣萃大力以圖自强之志而財不足以赴之力不足以柱之亦徒勞耳斯三患者海外皆無之故常曰中國之變法必由外而之內者其氣運然也必由下而之上者其觀感然也必由商而之士者財力然也吾閩粵人實當其會茲者創始尊敎起點于重洋而廻風于漢室其在于斯其在于斯無涯生又言曰今支那幸未即亡我海外同胞不得志于其地者猶可作歸故鄉之想若瓜分已定欲歸無路長作天涯之客欲留而彼以無國之民視我寃苦更甚于平時夫各國之禁逐華民乘我國尚存之日坦然爲之國亡之後何堪措想我同胞于時能盡蹈魯連之海乎抑何以全其生乎環球之客曰西人之待異族黑人如奴隸華人如犬馬黑人者西人之奴隸華人者黑人之奴隸余聞其言跼無天蹐無地也雖然爲我海外同胞斷前後際作現在想惟有迅速建孔廟迅速開學堂迅速開報舘迅速開商會凡我華人足跡之

所至無不聯爲一氣團爲一體有相愛無相猜有相扶持無相嫉妒以敎敎化以進文明支那而在也還而爲變政之元勛如其亡也亦可爲恢復之志士下亦不失爲自立及今不圖坐誤時機後雖自悔難矣或者曰、華人之見惡于外人也。若有夙仇者。鄙或興學。其仇視如故也。曰、我華人之旅海外者。大抵爲傭工謀衣食。未知學、問爲、何事、聖敎爲、何物。所至、聚賭、淫、娼、癮煙、草竊。街衢、薰穢、律例、扞觸。種種、阻礙、開明之、氣。故外、人、以下、等目之。且尤不知合羣之道愛同聲而惛異言黨同省而伐異方右同邑而左外府同是中國人也而閩粤相視如秦越同是粤人也而客家本地相視如秦越同一本地也而三邑四邑相視如秦越搆訟械鬥如臨大敵自傷其類終年不解夫流離異域得與本邦人士相見宜若何親愛若何共謀護衛圖人世之榮樂禦外族之憑陵而乃自相戕賊動輙鬩牆上辱國體下悖人道此眞野蠻之行他族所以行禁逐之命也若能盡除數弊競興敎學已不自侮誰能侮之橫濱大同學校之開學也。日本前首相大隈伯爵。文部大臣犬養君親臨演說。勉我學子不宜自暴棄支那復興將此學校是賴又謂孔子之學廣大精微足以治國平天下宜發明以救中國若華旅各地能如橫濱開學校祀孔子中國之強可翹足而待于是中日之誼益洽東亞之

局益親然則我海外同胞悉如橫濱諸君子之慕敎興化外人且樂而嘉之何仇視之云嗚呼、愛國保種在尊敎以自立我海外同胞之責也亦我內地同胞之責也同胞君子有志乎爾爲之執鞭所忻慕焉。

客述旅非洲華人近狀

錄叻報 困心衡慮齋稿

客有自香江來者。訪同寓之人。時已傍晚。余方歸寓。登樓釋衣。於是得見。觀其衣服冠履。盡是西式。余素未習西國語言文字。禮法儀節。疑客爲西人。未敢問訊。俄而客起向余通問姓名。蓋粵俗尙詳。而鄉音未改者也。余愕然啓問曰。子非西人也。何其衣裳裝飾之似西人也。客因自述其少生東粵。稍長而遊學上洋。其父兄素與當道諸公相善。遂憑薦章。就格致書院肄業焉。其粗知西文。粗習西語。粗通西法。粗曉西例之所由來也。卒業後。稍蒙拔薦。忝附出洋學生之列。家貧不能自備資斧。辭不就。後一二年。旅食非洲。於英國所轄之地。租賃一肆。爲供給食貨之業。距今已七八年矣。每見外人苛待華商情形。未嘗不太息痛恨於袞袞諸公。曾無一人能知保民之政者也。余素好聞瀛海故事。及遠方政俗。與夫華人遠適異國。其衰旺强弱。勞逸貧富之由。聞客所述。知必備嘗艱苦。有感於懷。不平則鳴。肺腑可見。余乃婉然改容。致詞前問曰。僕他日未嘗學問。文質無底。耳不聞古今。目不見中外。雖曾披海國之圖。讀

瀛環之志。然記載所及。今昔異形。典策所遺。風俗未備。足跡不遍大千。則章亥之傳聞或誤。夢魂不到絕域。則九州之外難知。今子親歷重洋。遍遊裨海。所見所聞。當必有異。能爲我詳其俗而述其制乎。客曰。唯唯。雖然。曰述之例。凡有二端。欲採殊俗之奇聞。究遠方之怪事。山禽野獸之炫麗。禽魚草木之大觀。衣服物飾之崇尙。土風國俗之異同。怪怪奇奇。種種色色。如山海經之所載。風土記之所詳。足以助清談。供笑柄。述者忘倦。聽者破睡。此亦燭殘燈灺之叢談。而茶罷酒餘之佳話也。子之所樂聞者。豈在是乎。余實不敏。未敢暢陳。至若商務之盛衰。華工之勤惰。外人相視之厚薄。吾儕謀生之得失。其貴賤若何相等。其貧富若何比較。與夫何等事業。爲吾儕所長。何等事業。爲吾儕所短。何等事業。爲吾儕之利。何等事業。爲吾儕之害。言之者各就所見。以垂諸文。聽之者略有所聞。以資鑒戒。似此有益於世道。有利於見聞。所謂儒生不出門。而知天下事者。蓋指此也。子所垂問。得無爲是。吾願就耳目之所及。推眼界之所存。畧陳閱歷之詞。以佐輶軒之採可乎。余起而謝曰。何敢請爾。固所願也。客曰非洲之種。原爲黑奴。木石與居。鹿豕爲伍。深山野人。相去咫尺。前以文教

不宜。倫常未定。歐西大國。羣起而爭。殺戮相殘。枕骸遍野。歐洲之人。畏其兇悍。狡然變計。不與鬪力而與鬪智。爭競甫十餘年。而非洲土人。竟成奴隷矣。歐人之析割非洲也。其土地尙屬洪荒。其物產未形孳末。其地廣而人稀。其土瘠而礦盛。於是招集華人旅居其土地。供億其食貨。妬華人工頁價賤。乃創立苛法。使不得分天地自然之利。機器之局。不與華人合羣。司礦之工。不準華人僭越。公司之利。不準華人承充。利藪之途。不準華人分潤。華人之經商於此者。祗有供應食貨之業。又復限爲定額。使不得多造。每月呈進支數目。稽察其利息多寡。其利息微者。得仍其舊。其利息多者。乃詳察其月中所售各貨。以何欵爲暢銷。乃多方阻撓。以奪其利。務以每人所入。不過足抵中人工價而止。其購貨之例。又不得向外埠自行採辦。必要在本處西人所創之公司。婉轉求售。西人遂就時價之値。以定索取之資。使利息不過一二分。以是爲制。其有來貨購自外埠者。於入口時。重征其稅。務以不敢在本處公司轉買之利而止。所以吾儕所居之埠。華人不過三千。未嘗生寡食衆也。然欲求中富之商。無幾人矣。非洲土人。於五倫之分。實未有所得。然而男女之別。亦未嘗不重。婚姻之制。先之以

媒妁。聘則爲妻。夫死不嫁。此其與中國同者也。細察其意。甚樂與華人結親。久欲招贅。然風俗草昧。不能自製衣服。其雜處內地之人。寒不爲衣。以野獸之皮蔽體。暑則袒裼裸裎。僅披紈袴而已。且貌醜不揚。血肉如炭。故華人畏之避之。而不欲與聯姻婭也。前數年間。土人曾請西人代申此例。而西人知勢不可迫。乃婉言釋之。其說乃止。自時厥後。而土人華人。畛域亦愈嚴矣。至若西國所以待土人與華人之差等。言之更覺傷心。西國之待土人如奴隸。而待華人則如牛馬。待土人僅抑壓相制。待華人更鞭撻馳驅。是土人僅供西人之役。而華人更供土人之役也。堂堂中國。以二萬萬方里之地。而不能養民。以四萬萬靈秀之民。而不能自養。流離轉徙。奔走服役。求賽殘之費於絕域殊方。甘聽無教之國。無知之俗。叱咤使令。而無愧色。其見辱於非洲。尚且如此。而况海外諸邦。有較諸非洲而不可以道里計者。其相待之情形。可思議耶。誰爲爲之。孰令聽之。忍恥含羞。至於此極。言念及此。能不神傷。吾儕非戀此都。久思舍去。然萬方一概。斷無樂郊。瞻烏爰止。於誰之屋。緬懷故都。又積弱不振。飄零身世。無處求生。每念故鄉。自然流涕。四月以後。維新政啓。農工商礦。特設專科。築路製

船。規模式廓。風聞所播。薄海歡呼。吾儕遠隔萬里。而耳有所聞。未嘗不握手稱頌。以爲自茲以往。父母之邦。養民有政。保民有政。海內臣庶。各盡所長。勞心治人。勞力食人。不數年間。新法聿成。制度式備。吾儕小人。正不必遠涉重洋。苟求衣食。相忘故我。受制他人。聞斥逐之令。則以爲憂。受招徠之情。則以爲喜。一飲一食。皆仰給於他人。出話出言。均奉承於彼俗。野蠻自處。無敎自甘。不與共立於人羣。不見相容於與國矣。吾乃欣幸。北望神州。冀供犬馬之勞。稍盡率土之力。自量德非才絀。不堪大用。然希圖餬食之任。欲效轉糧之職。則業此有年。亦未嘗不堪探擇也。於是與辭故業。收拾行李。鼓輪東渡。旬月而返。七月之交。遂抵中國。探望新政。亹亹可觀。託跡上洋。以俟機會。曾幾何時。奇變猝起。八月六日。宮闈釁作。向之所是。今以爲非。向之所可。今以爲否。其有曾說一新政。選一新法。薦一新進之人。陳一振興之事者。加以新黨之目。與以變法之罪。其幸者斥逐。不幸者放流嚴捕。尤不幸者繳旨正法。而四月以後。所議維新之政。盡成畫餅矣。吾儕所學。皆足見忌於當時。儻猶眷戀於窮途。即不必效六君子之就刑。各逋臣之放逐。其有不餓死塡溝壑者耶。毋寧爲他

國之牛馬。容愈於作中邦之餓殍矣。況沸釜之中。豈有遊鱗。覆巢之下。諒無完卵。中國之人。爲保種計。亦何若去亂國而適治邦也。客言及此。掩袂零涕。若有悲不成聲者。余慰之曰、子之所論。不爲無見。然揆諸今日情形。未免杞憂太過。聞嘗披閱各處報章。見維新之政。前日雖經懲創。然事後知悔。仍能通容辦理。暗思採擇施行。是以操兵之令。恆有所聞。團練之札。不絕於耳。交涉外國。無不竭忠盡歡。保護教民。實屬防微杜漸。又況頻催開礦。屢諭裝船。築路之詔未嘗收。鑄礮之工未嘗撤。而且開復農學。重設學堂。種種皆治國之經。事事皆保邦之策。意者在廷諸臣。知守舊之不可自立。而翻然改計耶。子不姑俟其時而決絕去國何也。客曰、噫、子久居中國。當必情僞畧知。何獨於掩耳盜鈴之故技。竟不能覺察乎。中國之人。於興亡大勢。強弱情形。未嘗不知。然知之而未嘗克行也。嫉忌之見不釋。而能休休有容者。吾未之前聞也。利祿之見未忘。而能偶俱無猜者。又無是理也。子疑吾言過激。盍觀今日所謂操兵團練交涉外國保護教民開礦裝船築路鑄礮重農勸學諸事。其所行何法、其所用何人。大率有名無實。大言欺世者。見容於朝。實心辦事。實力施行者。見嫉於俗。推朝廷之心。明

知一切新法。實便於民。苟一概芟除。深恐輿情大失。於是舉素所稔知。深信其辦事不濟者。委而任之。使虛張聲勢。掩人耳目。其有劣迹未著者。且不敢授之權矣。是以劉峴帥所奏各事。仍非十分破格。在維新者見之。不過布帛菽粟之言耳。然且概從斥駁。一則曰無庸議。再則曰無庸議。此其彰明較著。人所易曉者也。今子猶斤斤然道其翻然思改。尙何詞耶。如曰中國之政。存亦變。亡亦變。變於我亦變。變於人亦變。使我隱忍久活。討鼻息於危病之人。俟河之淸。人壽幾何。我躬不閱。遑恤我後。此我所以不覩不聞。聊勝於蹈東海而死也。來叻之頃。到日本一游。觀彼邦人士。其視我中國危險之局。亦多從同。則今日所論中國情形。實非我一人之私見也。自玆以往。吾儕三千人。大抵在非洲之日長。而居中國之日短矣。是時同座四人。皆有心之士。聞客所述。無不太息。屬余畧記其事。以告此邦之同志者。

大淸廣東高雷兩府人民公啓

甞聞地球各國。莫不奉公法爲依歸。原以公法者。爲公理公義所出。公論所定也。今法人欺我　大淸國仁柔。無端要挾。强租我高州府屬吳川縣界之廣州灣。爲泊船屯煤之所。我　大皇帝柔遠爲懷。俯從其請。法人自宜感念中國。愈敦友誼。乃竟於五月初一日。越界至雷州府屬遂溪縣境之海頭地方。佔踞砲台。盖造營房。廣掘濠溝。

百姓廬舍墳墓。慘遭毀挖。鄉民以理阻止。致被槍斃人命。自此以後。入村捉人。肆行無忌。五月二十四日又逞兇炮斃六十餘人。九月初七日。復炮斃吳那立等八命。砲傷男女三十餘人。初十日被焚草屋四百餘間。炸毀瓦屋三百餘座。又斃老民老婦二命。海頭既受害若此。又到硇洲肆行騷擾。津前村任姓女。年方十六。母女伶仃。因法兵入屋。其母向前庇視。輒被打傷頭額。如此之事。不一而足。又霸佔民居。捉民作苦工。嗚呼、鄉民無辜。遭此焚殺。慘不可言。我高雷兩府數十萬人。若動公忿。與之決戰。豈不能抗拒法兵。無如官長保護西人。不肯任民施爲。我百姓沐　國家二百餘年深仁厚澤。不敢輕動。以貽　國家之患。隱忍至今。未傷法人一草一木。乃法人不知悔悟。猶思逞毒不已。試問環球萬國。有此無理無法之事否。現在細民瀝稟上憲。據情奏明。纖請　大皇帝諭總理衙門。請英俄德美日諸大國公使。按照萬國公法。與法人評論。尙不知能俯從民請否。用特瀝訴。傳布中外。想各大國素重公法。與我　中國久敦和好。必能秉公論斷。務令法人退出强佔海頭硇洲各處之地。賠償人命屋產。則我兩郡人民。感戴各大國仁施。永不能忘矣。倘法人一味逞强。不循公理。不顧公義。不遵公論。則直爲無教化之國。我　大皇帝即不與計較。想諸大國亦有公評。我兩府百姓。誓不能甘心受此荼毒。爲此佈告中外主持公道之大君子。幸鑒諒焉

光緒二十四年十二月　　高雷兩府人民公啓

日本各報論對清策

時事新報云。我當局者墨守今日之態度。而晏然無爲。他日遂馴致我權內之對岸。（即福建省之地）猶且任他人容喙於其間。則吾人視我軍備爲無用之物。當局者猶得謝其責乎。如意國唯利之貪。以恫嚇强索人之地者。其舉止固屬非理矣。我國則不然。不過求自保衛其國。欲使實獲既得之權利耳。當局者復何所憚而不奮起乎。奈何國力之可恃而不恃。權利之當張而不張。有此好機。徒付諸雲煙過眼。吾人將謂當局者曰。無能無爲之人。不足敬憚矣。

人民報云。語曰、先發制人。吾人切望我國家速借一要地於清。以實福建不讓他人之約。杜絕列國窺伺之念焉。今日極東將再動搖。是非可斷行此策之機會乎。不宜以前岸火災視之也。若俾列國一染指於福建。則我國不能不棄既得之權利。否則不能不謀與列强抗敵。誰謂此非國家之大事哉。若欲無此事。則莫如借福建沿海之一口岸於清國。一可以杜絕列强之窺伺。二得完政治商務國防之自衛。三可以防列强之有

事於清。輙可有干預之權也。是非獨衛已國之策也。又實護清國之道也。

每日報云。嗚呼、吾國民非已供養十三師團之陸軍。二十六萬噸之水師之資乎。吾政府非已公言戰後經營。而倍收國稅乎。吾政黨非嘗疾呼臥薪嘗膽。以朂國民曰。姑節爾之衣食。姑忍爾之苦辛。以應國家之急需乎。今也當歐洲列强跋扈東亞。以貧弱如意大利。猶且遠伸其肘。將攫老龍一臠之肉之時。我國與他隔一衣帶水。後必受其所累。果操何策以處之哉。嗚呼、中國狀態氣力。一如醉客之酣眠然。其奈彼國家何。奈彼國民何。

東京朝日報云。今也我國家定對清之方鍼。當如何而可歟。以吾人計之。則莫如以維持平和。爲大體之方鍼矣。當外交之局者。審察歐美之趨勢。若有緩視今日危局之機。甚不可也。若夫反抗宇內之大勢。欲獨力扶持清國。亦非得時宜之政策。然則、我國家之所爲急務者。在能明我前途。以確立自衛之大計。而後更進拯清國已耳。然吾所謂拯清國者。非拯滿洲朝廷之謂也。方今之時。我之觀支那。勿以其政府與人民一例看視。須扶持其四萬萬黎元之福利。爲鄰邦至高之天職也。

中央報云。若此地（即三門灣）與我國關切利害。不得已而援之可也。若徒謂不忍睹隣邦之困厄。輕躁敢干涉者。吾斷不取也。今日我國之情形則如何。財政既整理歟。未全就整理也。甲午之瘡痍既愈歟。未全愈也。然則、奚好名衒義。干與於他人之事。而自喜哉。要之我所以處清意之間者。在先定一國論。不應偏重於邦交之空名。當專從自己之利害策畫而已。嗚呼、處于列國爭強之世。欲保國權長國利者。不顧自己之利害得失其可哉。

國民報云。客歲四月二十三日。我政府與清廷立福建不讓於他國之約者。何也。蓋慮將來萬一之虞。豫爲地步耳。今未一歲。波瀾之生於清國者不絕。覺此約之立爲有效。而事情之關係爲甚大。雖然、吾人將刮目監視當路者之處于此際。運用此約。舉其實。秉其權。其舉止如何。若徒其名不踏其實。竟使此約徒成空文死語。則不獨不能持東亞之大局。雖我國、不能無慮於安危也。當路者之責亦重哉。吾人固非空言煽動人心而自喜者也。誠見關國家之榮辱禍福。且懼延東亞擾亂之機。如之何其卒噤默而不言也。

每日報云。清國與意大利相忤。猶兩力士之角技。日入隹境。而列强外交官等。咸注目觀其勝負。且冀其免解而能也。然爲大力士者。非待兩國勝負已決。不敢動其身。大力士者謂東西諸列强也。夫鷸蚌相持。漁人得利。其非清國之福可知矣。頃法國與俄羅斯。敢於煽動清廷。使成仗務。其形已露。而其心實乃反之。法俄豈眞推誠以助清國者哉。目下清意兩國。未藉他國之力以爲助。唯兩國相對鬬力而已。英也、俄也、德也、法也、今未偏助兩國。又不與人妨礙兩國。蓋待時機之至焉耳。洎乎形勢一變。即相起而大角其技。至蹂躪四百餘州之大壇。亦未可知也。

清政府前日拒絕意國所要求。次日交還其公文。即日命閩浙總督許應騤。南洋大臣劉坤一。及沿海各省巡撫將軍等。嚴申警備。特諭閩浙總督。相機而動。曰機苟至。宜出兵於浙江省云。意國公使馬路氏。雖爲清政府所拒絕。以其艦隊未備。故不能再抗議。及退出天津。乃召妾同居。（伊前曾買妾於日本。妾年十八歲。）凡三四日。會意國兵艦一二艘抵香港。因編練小艦隊。九日復回京。十日再遺公文清政府。仍强求前旨。限四日決答。越三日清政府未有所覆。如欲峻拒不納其旨者。

頃有流言曰。俄國公使鼻路氏。以意國旣遺公文之日。至總理衙門。謂之曰。貴政府擲還意國所求之公文。如此處置。恐悖外交禮儀。貴政府計策可謂大失宜矣。因頗又引證徃事以責之。旣而又改語曰。今事已至此。不可以口舌爭。惟貴國但當預爲設備。遂又諷其可用兵。有人作說曰。俄國之心。非能盡力以助淸國。要唯使淸政府有倚俄爲後援之思。及其已交兵。徐欲收漁人之利耳。前日法國公使亦詐效忠言於淸政府。蓋與俄同意。均欲助成戰禍耳。雖未聞淸政府所答如何。然政府强固依然。如終可峻拒者。嗚呼、北京政府其勢始如脫兎。其後柔軟竟如處女。此其慣技。不久復以柔代剛。亦未可測也。

此次淸政府若能自壯其拒意之謀。殆破去前例。此則因有輕意之心而不恐也。然若更允意之求。則奧、葡、荷、美、日、英、俄、德、西班牙、比利士諸國。當相繼有所要索。最可懼者。法俄兩國公使。陽則獻忠言於北京政府。而陰則巧煽以動其戰鬬之心。加以近日榮祿、剛毅等。與滿州諸頑固黨。芟夷小匪。傲然自大。以爲其兵可用。轉深信而不自疑。故法、俄兩國公使。乘其機而煽之也。

中國南方稱可用之精兵。則有自强軍一千人許。駐鎮江。劉坤一將之。有洋鎗隊一千人許。駐武昌。張之洞將之。其練軍勇兵滿洲旗兵等。分駐福州、杭州、南京諸要衝。名雖爲數萬大軍。其實毫無足恃者。盖淸兵中最孱弱卒也。夫意國欲占領三門灣傍近地。原不必要出大兵。只用陸兵一二三千人。即可成其志。盖淸政府因內亂屢起。又以北京頗難守備。必不敢分北兵以救南方。若派遣之。其兵極寡矣。北方兵即宋慶在山海關。董福祥在薊州。聶士成在蘆臺。袁凱凱新式兵六千餘人在小站。是也。抑北京之人心。於今日之變。似毫無所憂。只爲春風好景所誘。徜徉于街上而已。前日榮祿招俳優於其邸以演劇。邀親戚朋友而饗之。西后亦張長夜之飲。與宦官等爲笑樂。視平日無異。聞淸國官民。以客歲旅順之事。及今年意國之事。無所繫其心。其以外事繫心者。不過如昨秋政變時之三分一而已。嗚呼斯政府。斯國民。斯官吏。何以得奮興刷振大淸帝國哉。

比較英俄東方權力

西三月九號香港孖剌報錄倫敦頗路麼路報云。俄派駐旅順兵約四萬人。故人皆謂其可以隨時進據北京。今中國政府要與俄親厚。若偶一呼之。彼便乘機闖進。夫俄厚蓄

兵力於北中國如此。故奴符華連也報聞之。特將英國駐北河一帶之水師。與俄兵一較其勢力。遂謂英兵遠不及俄之强。乃有士典達報。轉駁其所論不確。其言曰英國沿海皆有屬土接濟。該報不審而妄言之。不觀巴黎各報常言乎。海權以英爲最大。若法國實無策以奪之。且不獨法人信之。即俄京之識時務者。亦無不以爲然。他且勿論。據現今英提督西磨所統之海軍。已將北直隸之港要。盡行扼定。俄兵若欲渡至唐沽。非得英提督允肯。則俄軍一卒不能飛渡。既不能由海而至。勢將轉向牛莊由陸路進發。惟自牛莊至北京。計程不下四百五英里。夫驅四萬大兵而行中國四五百里之路。非兩月不能達。英國即於香港、星架坡諸地調不得兵。亦可從印度加拿大兩地派調來援。不然。又可從澳大利移師而至。統計印度常備兵有二十萬。一遇有事。必能接應。嘉拉吉打、孟米、馬得律士、卡打刺諸屬。船艘極夥。即以二三萬之兵。儘於七日內可成行。由以上諸埠至唐沽。水程約二十五日可達。則至遲一月內。便可由印度調二萬五千兵到北直隸。如大沽各砲台阻拒登岸。吾又可決西磨提督不難攻退之也。至於加拿大政府。素能效力於國。若有事於中國。必能應援。且該省之鐵路總公司。

及太平洋之輪船總公司。常預車輛輪船。運載兵士至北直隸。雖加拿大及溫哥華域多利（三地皆英屬之在北美洲者）諸埠。合於載兵之船有限。惟到日本各埠。我國鐵行公司之船。儘可調用。計由溫哥華至唐沽。水程約行二十日。由加拿大起運大兵。所有購置糧食軍械。又須二十日乃抵溫哥華。緣加拿大之陸軍。非比印軍。常時預備開戰。故起運倍費日力。有事時。惟望該處官司聞警便迅速辦事耳。然實按由加拿大運兵至唐沽。三十五日內可得五千人。五十日內可添至一萬。且至行及中國海面。則英水師便可保護。據以上所談。於中國北方施設之策。頗得要領。祗望我英政府諸臣再行悉意經營。以保我權利。則俄軍雖屯有四萬於旅順。亦不足畏矣。

西伯利亞鐵路將成。人皆注目視之。謂從此又多一路以達東方。凡游客自倫敦起程者。十七日便可到上海。惟是該路果便於行旅否。尚須俟其路開行。始知其詳。然考其築路所用之材料。皆極粗惡。與歐美鐵路初興所用之料相同。可知乘坐必不相宜。至於由加拿大左轉至東方之一路。必非快捷。蓋由倫頓往繪璧。或改往蝦利佛士。海程已有七日。又由此兩地改搭火車往溫哥華。須程五日。由溫哥華搭船往上海。須程

十二日。總計應需程二十四日。然以行路之安然。此一路又爲適地球之冠。

論訓政政府之所以獨急於修兵備

西三月二十五號日本朝日報節錄北京來函云。夫淸國之政日非。綱紀紊亂。百度廢弛。若圖更張。可更張者。不一而足。而訓政政府皆措之而不顧。獨專心致志於修兵備。汲汲營營。若此其急者何也。得毋出於排擠改革黨之意乎。蓋政變以後。訓政政府之於改革黨。既排既擠。既戮既逐。而猶不饜者。有劉張二氏之在也。黜劉張二氏者。於政府何難之有。而不敢爲之者。自知威力之未足動之也。二氏亦熟知之。故不敢苟且自動。與訓政政府眈眈相持。如兩虎之相遭。而不遽觸然。是所以謠言百出。而未見其實歟。世人見劉氏近來之舉措乎。對訓政政府不甚婉順。往往有不從于其所施政者。於是乎、爲大學士徐相之參劾。爲軍機處之激論。爲署理江寧將軍毓賢之急派。及劉氏乞退。忽爲政府之慰諭。忽爲御史之參奏。復爲總署章京某之查核。蓋某之行。雖非獨關於劉氏之事。又帶辦理上海租界一案之命。要之劉氏之於訓政政府。非順從其志如乘潮者也。異日有毓氏之奏聞。安知政府之不復起波瀾乎哉。然政府

而非爲異常之勇斷。决不能黜劉氏矣。夫此勇斷。政府能爲與否。均未可知。而自河南安徽之亂觀之。則訓政政府旣深有戒心。其不敢輕下暴虐非理之手也必矣。若夫張氏。戰競自持。務順訓政政府之意。故政府少議之者。是所以外間有張氏將召軍機處之流言也。然張亦劉之流亞。牝朝豈能悅之哉。唯比劉、則爲不甚而已。故劉而不動。則張亦安固也。劉而一旦有變。張亦豈晏然而已哉。

以淸國今日之局面而觀。兩江兩湖。實居中腹。以橫斷南北。故北京政府非能制湖江。其威决不能及兩廣雲貴閩浙也。現今劉氏、擁自强軍。據江寗以制兩江。張氏占大江之中路。據武昌以督兩湖。是虎而負嵎。龍而潛淵也。誰能觸之哉。故二氏於今日。由外人觀之。則雖有一木支厦之觀。由北廷觀之。則不能無亂石塞路之思也。然則、訓政政府之欲動二氏者。實在于此也。不能動者亦在于此也。急於修兵備者亦在于此也。不能悉去改革黨者亦在于此也。世人苟解是消息。即又可以解今日之淸國矣。

萬國近事

述武昌金陵各機器局情形

西三月二十六號希露報云。英伯爵白君疊次與張公會後。旋往觀機器局。出而語人云。凡中國辦事。一落官套。便不足觀。今觀湖北軍械局。用工役至二千餘人。而每年所製出之毛瑟鎗。僅得八千餘桿。小砲僅一百五十尊。且細驗之。實不能用。又有費數千磅價購來之機器。竟置之無用之地。所製內藏火藥之砲彈。則由上海或德國購買藥料製成。又鐵政一局。內分工場三股。其一屬英人管理。餘二股則歸比利時人管理。英人之在此操工者。則共有十六名。查此局貲本共儲七十五萬磅。張公之飭辦此局。本甚快意。自集成貲本。建成局廠後。並開採煤鐵二礦。礦塲離局所約七十英里。且築成小鐵路。藉以轉運煤鐵。開局至今已七年。然虧耗資本實甚。皆張公與總辦某君墊出。查其鐵礦每日傾冶得鐵七十五墩。鋼八十五墩。刻下蘆漢鐵路內保定府一段應需鐵料。均由鐵局供用。惟驗所鑄成之鐵料極不佳。然又非因鐵質之不美。皆由經理不得其人。失物之用耳。

鐵政局總辦某君常進見白君。其所談之話。甚覺可聽。能令旁坐者驟聆其言。疑彼固大有才者。其言亦云今日中國。誠宜精練一隊大陸軍以應敵。且云伊曾將此事舉奏。白君接言曰。予到北京。政府中人。曾應允在武昌練新軍。不意至今絕不議舉。予於此事甚憾之。該總辦又託言今中國財政竭乏。故未議行。無已尙須改訂稅則。加抽一二。始望欵項之充。此事又望英國允行爲助乃可也。不然以中國遞年入欵。除常用外。祇足還外債而已。練軍一事。實不足支應。

白君答曰。增稅之事。必待中國自能整頓庶務。令外人皆信。然後可以議及之。然爲中國圖治。此尙非要着。以我論之。至要莫如借洋債。以興路礦及各工藝。無如中國內亂頻仍。外人皆不放心附借。若不於此籌策。則庶務不興。亂無寧日。復何有稅之可增也。乃該總辦又曰英國近於東方事。每好爲袖手之觀。令人無跡可尋。故我政府不能無疑於英也。就如代我練軍之事。恐俄國或亦能代之。言畢。遂握手而別。

居無何。白君離漢口進南京。行至蕪湖。南洋劉公已先遣一快船在此迎候。時船上鳴砲十五響。並升起水師旗號。以誌敬禮。惟白君以已非奉政府命而來。特命將旗放

下。既到南京。總督劉公。優禮相待。
次日白君即往觀製造局。知局中工人有六百名。每年用欵十二萬。工役皆中國人。且辦事皆屬官場中絕不知外事之人。然稽核各事。皆已委之此輩。官長絕不預聞。最可惜者。購得最精美之机器。徒用以製小砲彈。且看他實不中用。然若果將漢口上海南京三局。合并辦理。聘請精匠。嚴加稽察。則所製成之軍械。直可供三十萬軍之用。惜乎有此物力而棄置之也。

弭兵添兵

西四月三號希露報云。俄國倡行弭兵會。此事恐即由其自行廢止。何以言之。彼欲設之弭兵會已越數年。至去年八月。復將此事提起。乃其於九月即增廣卡士卑賓海艦隊。十一月十五號命增造巡洋艦二艘。均載重一萬二千七百五十墩。十二月十四號命增造魚雷船十艘。二十號水師提督某君。奏請添欵九十兆阿笠捕士。擴充水師船艦。以保護堅彼得羅堡及旅順。又添建兵艦四艘。快船六艘。魚雷船數艘。以壯太平洋艦隊之勢。今年正月十二號。於供應陸軍項下。添欵三十四兆阿笠捕士。水軍項下



添欵十六兆阿笠捕士。正月十八號於鴉符堅尼士頓地方在紅海附近增陸軍二萬人。十九號水師大臣。又奏請增建六千二百五十墩之頭等快艦一艘。一萬二千七百墩之兵艦二艘。三千墩之快艦二艘。又魚雷船二艘。俄國之急於整頓軍偹如此。豈眞能弭兵者哉。

北京要信

西四月四號希露報錄上海西報云。頃接友人來書。稱伊曾與一滿州人晤面。此滿人常來往於內廷者。知宮事頗詳。余詢以光緒皇帝近狀。其人答言皇帝近日病體增劇。觀其形容。幾與法醫生入診時相同。然尚有時散步於階庭之間。無聊之極。祇得弄取些少食物。以餵飼白鴿而已。

旅順近況

西四月二號泰晤士報錄某英人來簡云。余于前月十一號抵旅順因所搭之船。吃水太深。不能再抵牛莊。故船抵旅順而止。方余未離芝罘以前。特往訪我國領事。問伊到旅順要取路照否。領事答云。海行可不用路照。惟由陸進去或須之云云。乃該領事竟

不發路照。獨予一文憑。其格式與路照畧同。余又轉問俄領事。俄領事亦云無用。既抵旅順。不準搭客遽然上岸。俟俄巡捕下艙。徧查客人有路照者方準放行。是時與余同舟者二人。一德人、一挪威人、伊二人均有路照。惟余無之。不準登岸。余即將芝罘俄領事不用路照之言告之。仍不準。既又將我國領事所發之文憑。携去巡捕房之寫字樓驗畢。再招余親去取還。始放余行。俄人在此。本早有此律。恨芝罘俄領事不知之耳。

旅順凡街衢屋宇。夜間所燃光者。俱用油燈。人物日見繁盛。惟聚居仍未稠密。代人運物之咕哩。俱中國人。皆屬蠢無知識者。現有萬五千餘人。俄兵則約一萬七千至八千之間。內步兵約居萬一二千。馬兵約居四千。哈薩兵約六百。船澳中泊有大兵艦四艘。別有一艘泊于入口處。各兵艦約共有水手兵一萬名。港口及海傍之砲台。已陸續修造完好。北邊又新建一大砲台。新舊各砲台。均裝便大砲。近又新填一地。以備築一小鐵路。直達皇家碼頭。各處屋宇。俱用磚建成。惟大小錯雜。絕不講體勢。且聚落疎散。難於留駐多人。推其緣故。地段俱歸皇家掌理。未嘗分賣于人。間有謀地建造

屋宇。稍有不合。即出示禁逐。以致失業無歸。有西洋酒店二家。亦甚劣陋。不過如飲酒水之店而已。有土人大酒店二家。現時聽候築鉄路之路工。已相率至英國衿把威付輪船。起取鉄軌各機器。此机器仍待轉運往牛莊。旅順牛莊鉄路。本應築起十四里。因鐵路材料久未運至故也。現該鐵路築成多少。尚須到牛莊查員。然後回報。商務一端。俱是與皇家立定合同。督皇家攬辦。總公司現有四家。一爲德俄人合辦。一爲俄人自辦。又德人美人各一間。所有船到旅順。俱多俄船。即有外人駕船來者。亦由俄人處租來。中俄道勝銀行。有一分行在此。我深知俄之在旅順。極忌我英人。英人實不能在此經營商務。除非用一有權力之俄人作伴。或可開盤。由旅順至中國南方之人心。皆謂牛莊雖未明割歸俄。將來必被俄人侵沒矣。

孟尼拿戰報

西三月三十號日本報云。據二十六號柴棍電音。美軍復破孟尼拿義軍。義軍死傷凡四百人。美軍亦失二百人。續電云。美軍猶進擊。然勢甚不振。襲擊玻痾驟痾不克而退。上海電云。二十五號黎明。美將馬卡擦之軍。進向東部壓如幹。北轉闖入諸邑市。

畧取之。敵勢大挫。走玻疴驃疴。是役厤刺奉祓紅劫。然美軍死傷二百七十五人。將軍也骨伯托死之。

電音彙錄

四月二號北京來電云。前數日附近膠州地方。華兵殺斃德兵數名。德兵大營聞之。即率隊前往禦敵。反殺斃華兵數名。又云。山東青州近日教案又起。德人因派兵前往彈壓。又云。中國欲將三門灣開作萬國通商口岸之說。今仍未定。葢恐意大利迫之更甚也。又上海來電云。德國近又進兵至青州。故人皆謂德國如此舉動。不難盡將山東全省佔據。又云。德國兵今日入沂州。旅上海中人。皆謂德國必從此全據山東。

三號倫敦來電云。英德美三國欲開會議定干預三門灣案。以瑞典王爲決議。又云。數日前意大利電至日本東京云。意大利要索三門灣不成。全國水陸師官。皆大爲憤激。合謀請政府務迫中國割出土地。又云。意大利近屢添兵至中國海面。皆各官勒請政府爲之。又云。丹墨國京城某報。傳言該國窩勞地孖親王。將駕一快船

來遊中國。船名飛仁。載重二千五百六十九墩。該親王此行亦欲振興商務於中國。

又云。德國某報館。言德國本非欲永据青島。不過爲保護教民起見。故至今仍有兵駐守於此云。又云。德國某報論沂州一境。德本無意佔奪。不過暫時用兵保護教師。及機器匠。

四號上海來電云。德國兵隊已於山東省之南登岸。即日往沂州。聞實有兵一百二十人。德人謂中國官吏不能禁土匪之殺人。故德國用兵於此。必俟中國照會至德廷。認明該地平靖了。然後將兵撤回。又云。中國政府已電達駐德京公使。着他探實德廷因何遣兵至山東海濱。又北京電云。中國政府近已預將沿海港灣。開作通商口岸。

五號上海來電云。香港因九龍畫界事。派到梅緝捕前往辦理。事前於此地建有一小屋。俾梅緝捕到此小住勞役。不料土人竟敢糾衆將小屋焚毀。並遷怒梅緝捕。欲向之毆擊。港官聞耗。即派步兵一百名。魚雷船一艘。馳往馬士灣。藉資彈壓。粵督亦隨派步兵三百名。到此保護西人。

國家論卷一　　德國伯倫知理著

第一章　國家之改革

第一節

以學理釋國家之意義。實自希臘人始也。昔時東方諸國之惑於宗教者。多矣。猶太人則奉天神爲君主。印度人則委政柄於僧徒。埃及並波斯人。尊崇國王。則以神祀之。迷溺宗教。牢不可破。希臘人獨大悟曰。國猶身也。不羈特立。始能自行其志者也。當時碩學布拉吐、亞利斯士爾二氏。著有國家論。其有補於學理。實非淺鮮。布氏以爲國家積弊滋深。不圖維新。何以自立。乃創言曰。國家者由道義之相聚而成者也。以政務委之精通法律之人。以軍務委之干城腹心之士。以農業工業委之柔弱婦女。則國之本植矣。

亞氏國家論。盖按當時國勢。且徵於人性固有之思想以立說者。其言曰。聚村落爲一團。即合衆爲國之意。原生民天然之性也。故治國者。宜深觀建國之原因。使人事日臻良善。



日臻美備焉。夫初建國之時。其意祇期得全人之生命耳。其後漸進。不可不謀人生之樂利矣。

然是時希臘人之論政。多有越於建國之外者。是以希臘實不異於古代諸國。其國家有無限全權。執政者得以擅用威福。凡宗教、風俗、法律、教育、家族、及民間一切産業。皆管理之。干涉之。雖夫婦間事。一遇政府。亦不能保其自由之素也。政府惟知有國家。而不知有人民。故希臘人於立法行政。僅能議定耳。無復有自由之權焉。

第二節

于時諸國之通達法律政務者。羅馬人爲最。然其說猶率由希臘之論。故知赫雲曰。國家者藉德義至高之人所創建者也。又曰。國君之於民。猶心之制支骸也。然羅馬人立國之意義。與希臘不同者甚繁。今畧述如下。

羅馬人分法律道德爲二。以明國家之本在法律。埃及印度人。以爲國家由於神造。神之道尊而德大。不可不唯命是聽也。羅馬人則不然。其意以爲治國不外乎人民公同之理。公同一曰共同。言人民自守自作自行。爲千萬人所同。千萬人所共。非出於政府之命令者。故風俗及宗教之事。但任民所欲。惟

神祭之禮。爲政府所定者耳。其敬神之事比雅典爲稍寬焉。

羅馬人將公法（國法）與私法（民法）明立界限。聽家長與家族之自由。併保護所有主（謂有土地之人一曰地主）及商賈之自由。其保護之厚。過於希臘人。然人民之權理。其保護與否。或毀損之。唯國家所欲。是羅馬與希臘相同也。但羅馬之民。及其政府。務保護既定之民法。互自裁制。不敢專恣耳。

能悟政治上之眞義者。以羅馬人爲嚆矢。其言曰。國家者國民之形體也。又曰。國家自有一定共通之民意。是實爲一切法律之本源矣。盖希臘人稱其國家。曰波利知。即中央惟一政府之義也。羅馬人稱其國家。曰例波白律苦。即全國民合衆之義也。

希臘諸國。皆是小邦。如斯巴他與雅典。當時雖稱極盛。然不過彈丸地耳。羅馬則不然。并吞四海。以其都羅馬爲京師。奉羅馬帝爲一國之主。欲使普天之下。悉主悉臣。以勇悍爲能。以侵畧爲事。勢威赫赫。版圖絕大。其抗之者。惟西方有日耳曼。東方有波斯而已。此外諸國皆唯唯聽命矣。

第三節

至中古之世。事之大有關緊者。有二端焉。即基督教徒與日耳曼人之崛起是已。基督教徒。起而抗猶太、羅馬二國。自後遂蔓延於諸國。該教之興也。原非藉王公之力。其主權又非受之於國家。不過托渺不可知之所謂天神者。以立宗旨。故自羅馬國中有此教。而政教遂分爲兩途。雖其後教徒立法王。奉爲首領。復羅馬之舊權。然當是之時。羅馬國家。惟司現世並形而下之政。其未來並形而上之政。則該教徒司之。均是權也。而教徒獨占上位矣。德國人之滅羅馬也。奮然欲奪其權。主張政教一權貴賤合一之理。然當時宗教家之氣力文化。迥在政治家之上。故亦不能制勝也。

日耳曼人在中古時。并吞歐洲諸邦。其性勇悍。長於戰鬭。貴不羈特立。重德行。有堅忍不拔之氣。且國勢方盛。無恐乎其能凌駕羅馬之上。然文化則不逮遠甚。故於宗教政務。勢不得不待羅馬人之指導也。自日耳曼人破壞羅馬霸業以後。撫綏屬國。多有許其自立者。且其民已明法理。知覺大開。以爲法律者從事物之本性而生。以應夫日用者也。因究明其蘊奧。不敢自逞私意而背天然法理。人各以享自由之權爲喜。然其

國家爲基督教所掣肘。故黨社之自由權。與民法之特立權。交相牽制。不能運用自在也。

其民惡國君專制。乃立裁判所。張貴族及平民之權。以制國君之威力。而國事遂至歸黨族與自由之民人。然當時政學未開。國法民法。互相混淆。無復次第。司法之官世其職。且予之采邑。使世襲之。於是國家不相統一。委靡莫振。不能復謀國民之樂利矣。蓋中古之封建。與世襲官職之制。實由國法民法之混淆而生也。

第四節

當十五世紀下半期。有復古代建國之制一事。第十六世紀上半期。有改革宗教一事。時勢遷移。即此可見矣。復古一事。始於意大利人。改革宗教一事。成於德國人。能使國君有自治之志者。（其初政治皆國君專制耳）復古代建國之制之効也。使民心脫於羅馬教數百年來之羈軛。且奪羅馬教王之權。使國君與國土不受其制者。改革宗教之効也。此皆於文明之道。開一生面者也。然當時未能發見國家之新義。其故何也。蓋當時之人。雖因改革宗教。而悟宗教無箝制國家之權。然以宗教爲形而上國家爲形而下之舊說。猶中于

人心而未能解脫也。迨其後政學漸興。諸邦文明之士。相繼踵起。而國家改良（言改弊就善也）之基暫立矣。今舉政學家之著名者。畧述之。第十六世紀。弗魯連則有廝季維利。法國則有碁担。第十七世紀。荷蘭則有夫臥特具洛。英國則有密耳敦、胡北士及洛苦等諸人。所論分爲共和專制立憲三種。各不相同也。此外又有德人不文德兒夫、來伯尼克二氏。及在荷蘭國之猶太種人斯卑諾薩。其學稍遜焉。

由是國家學漸免基督教之牽制。脫猶太神道之舊習。而以道理與閱歷爲根據。其範圍致廣大矣。

然當時所謂國家。亦不免拘守古說。不本於國家全体以立論。更着眼於各部各民。欲因社會之体裁。而結合爲一國。（社會詳于卷二第二章）於是社會盟約之說起。學理上。益修飾以自由之議論。然自一千五百四十年凡一二百年間。此說竟不能利世也。當是時。中古制度日就衰頹。歐洲各國之君主。皆擅用威福。如法王路易十四世。其尤著者也。法王創貴族之權。而漸伸民法。似壓倒封建舊制。然政府猶逞威力。抑屈民人之自由。故當時上下異說。其學者曰。國家即社會也。政府駁之曰。國家即君長之謂也。是時歐洲

此稿未畢下期續錄

闔闢篇　南海先生二十歲前舊稿

天下移人最巨者何哉。莫大於言議覺議矣。父子之親天性也。而佛氏能奪之而立師徒。身命之私至切也。而聖人能奪之而徇君父。夫以其自有之身。及其生身之親。說一法立一義而能奪之。則天下無有不能奪者矣。故明此術者何移而不得。故善爲君師者。明於闔闢之術。塞其途。墐其戶。令之梯而登天。穴而入地。誘于其前。鞭于其後。若驅羣羊。然積之既久。則習非成是。而後道義名焉。顓顓由之。不能自舍。雖反其道以易之。非百數十年不可矣。然欲驅之。不能不依于勢。無其勢不能爲也。明于時勢。通于人心。順而導之。曲而致之。而才智足以操馭焉。則若決江河之堰。放湖隄之波。積巨石大木于高山之上。惟其意所欲爲。無不如志矣。

天倫之大。身命之重。猶可以虛言易之。況以政事束民。而禮樂潤色之。焉求而不可。匹夫倡論。猶能易風俗。況以天子之尊。獨任之權。一嚬笑若日月之照臨焉。一喜怒若雷雨之震動焉。卷舒開合。撫天下于股掌之上。但精神能運之。氣魄能鎮之。則意指所屬。顧盼自定。故居今日地球各國之中。惟中國之勢獨能之。非以其地大也。非

以其民衆也。非以其物產之豐也。以其君權獨尊也。其權之尊。又非執刧之利誘之。積於二帝三王之仁。漢唐宋明之義。先聖群賢百千萬人。百千萬年講求崇奬激勵而成之。故民懷舊俗而無外思。臣慕忠義而無異論。故惟所使也。故挾獨尊之權。誠知闔闢之術。則人才之乏不足患。風俗之失不足患。兵力之弱不足患。一二人謀之。天下率從之。以中國治強。猶反掌也。惟此時之執爲然。

或曰。子之學得無近于管商乎。答之曰。不然。子之所謂管商者其迹也。夫管子之治民曰。衣食足而知禮節。倉廩實而知榮辱。是即聖人厚生正德之經。富教之策也。天下爲治。未有能外之者也。王覇之辨。辨于其心而已。其心肫肫於爲民而導之以富強者。王道也。其心規規爲私而導之以富強者。覇術也。吾惟哀生民之多艱。故破常操。壞方隅。孜孜起而言治。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雖堯禹之心。不過是也。所以不能不假權術者。以習俗甚深。言議甚多。不能無輕重開塞以傾聳而利導之。若人心既服。風俗既成。則當熙熙皡皡。以久導化之。爲之君相。祇以爲吾民無所利焉。此非迂儒所能識也。昔武侯治蜀。有取于管子韓非。豈非以治國所當有事耶。且聖人豈能

無開塞之術哉。殛四凶。塞之術也。擧十六相。開之術也。式商容閭。表比干墓。開之術也。誅飛廉。殺華士。塞之術也。聖人妙于開塞之術。塞淫邪之徑。杜枉奸之門。而爲禮以束之。爲樂以樂之。開人於爲善之途。使天下之民。鼓舞軒鞶而不自知。故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也。

民不可使知。故聖人之爲治。常有苦心不能語天下之隱焉。其施于治也。意在彼而迹在此。不能無畸輕畸重之迹焉。其始爲也。可以犯積世之清議。拂一時之人心。蒙謗忍垢而不忍自焉。及其端緒成。規模範。然後從容反之于中和之域。其操縱啓閉。當時不能知。後世亦或不能知。惟達識之君子知之。

光武以漢末士之無節。頒符命者十餘萬人。知國之必有與立也。故奬崇節行之士。禮嚴陵傳卓茂相伏湛。故卒獲節義之報。黨錮之士。斷脰伏節。以抗奸佞。蔚宗以爲漢百餘年之不亡。實諸公之力。光武明于開之之術也。魏武既取跅䟣之人。棄節行之士。以苟立大業。及其得國。又不知塞之故。不旋踵而國亡。味於塞也。

康熙十七年。吳三桂叛逆半天下。而 聖祖開鴻博之科。明之耆宿。既盡網之。則天

下之民歸心矣。雍正中。 世宗詔舉技勇之士。開二十石弓。舉刀千斤者得數千人。號勇健軍。於時盜賊無警。是故人主挾富貴之權。臨億兆之衆。苟或好之。必有以應之。況用意深遠。有折衝于廟堂者哉。視其開塞之道何如耳。

魏文帝將遷洛陽而云伐宋。以開塞之術行之也。句踐將滅吳。而俯首事之。以開塞之術行之也。日本明治皇之變西法也。並其無關政事之衣冠正朔而亦變之。所以示民有所重也。所以示泰西有所親也。以開塞之術行之也。

魏之奮擊。齊之鐵騎。秦之武士。能負六鈞之甲。百石之重以趨。其君尙武開之也。梁之時舉國事佛。晉之時舉國談元。其君尙談開之也。故楚靈王好細腰。宮人多餓死。齊桓好紫。一國之人皆紫。漢武開功名之路。而司馬相如主父偃嚴助吾丘壽王衛青霍去病之徒進。傅介子陳湯班超猶其餘風也。唐太宗好諫說之徒。而魏徵劉洎馬周伏伽之類出。褚遂良魏元忠宋璟張九齡猶其餘風也。故傳有風草之喩。馬皇后有高髻廣袖之譬也。令功令以制藝取士。其爲科第也徵矣。而天下士人千億。竭力斂命白首赴之。此未有祈向標的而輕重之也。 然猶溥人而頓擧之如是。況有所祈向而樹之

標立之的者乎。

凡言治者非徒法先王法後王可以爲治也。當酌古今之宜。會通其沿革。損益其得失。而後能治也。損益其沿革得失。確然可以施之爲治矣。不知施之之術。不足爲治也。施之之術。有先有後。有輕有重。有宜先而後。有宜輕而重。有忽先忽後。忽輕忽重。在審時勢通民心。挈而抑之。頓而制之。擧之九天之上。沈之九地之下。震之以雷霆。潤之以雨澤。妙其控縱。而天下惟我所欲爲。天下之治惟我所欲求。蓋開塞之道得也。

天下之能立功立事者。惟其熱氣爲之也。凡挾才智藝能之人。其下者利祿富貴之欲必深。其高者功名之心必厚。寡有淡泊者。蓋其熱盛也。淡于爵祿。淡于功名之士。雖有德行志節。其於趨事赴功也必遲且鈍。吾方欲有爲也。德行志節之士。苟非遯世無悶者。亦將俛首從我。而吾視其德器之大小而禮貌之。自餘才智藝能之人。則惟我操縱所欲爲。其樹之標也高。其求之途也廣。登而進之也驟。棄而罰之也重。導以不測之恩。臨以不測之威。不肖頹懦無才之人。畏懼而不敢來。聰明峻特之人。屢躓而仍思進。毋冷其熱。毋散其氣。廣開功名之路。吾因招而撫之。一二年而風化成。事功立

矣。

知此道而天下之才不可勝用也。天下雖無才而吾可激而厲之。養而成之。是故以之顧問。而聰明辯智。足以拓吾之見聞。以之使令。而幹局才敏。足以應吾之指撝。百務百司。翹首企足。洗滌濯祓以赴事。人主欲墾地。則地無不墾矣。欲興水利。則水利無不開矣。欲富農。則農足矣。欲阜商。則商興矣。欲精百工利器械。則百工器械無不精矣。欲開一切之學校。明一切之禮樂。則學校禮樂無不修明矣。欲鍊水陸之兵師。則無不鍊矣。延百里于指掌。撫小民如子孫。使天下願爲吾民者。靡有飢寒乞丐傭仆愚蒙者。民富矣。而後風俗可厚。內治修矣。而後外交可恃。此歐洲大國之所畏也。三年而規模成。十年而本末舉。二十年而爲政于地球。三十年而道化成矣。于以雪祖宗之憤恥。恢華夏之聲敎。存聖倫于將泯。維王敎于漸墜。威乎威乎。千載一時也。

生民悲咤。君乃羈旅。隔此阻艱。忠肝如鐵。力圖恢復。忘身磨節。扶弱挫强。以爲己任。無如命運偃蹇。自天降殃。嗚呼哀矣哉。神柩發新府。迄北慕士頓。經歷山河。又至南費府。送葬者雲集逐次。號慟之聲滿天地。路人爲之灑淚。征馬爲之悲鳴。悲風慘悽。愁雲黯淡。嗚呼哀矣哉。君少負志節。不輕以身許人。至孝至誠。勵行淸潔。整躬率物。馭下有方。文如春花。思如涌泉。下筆成章。發言可詠。又深於韻樂。歌音遏雲。旻天何心。奪此烈女。嗚呼。哀矣哉。君嘗戲謂散士曰。天命無常。不謀朝夕。今年西土之士。安知明年不爲東海之人。今夕同歡之友。焉知明朝不爲黃泉之客。何意諧語成讖。遂有今日。吁嗟神柩。將返故鄕。長已矣。音容其莫接矣。君又嘗語散士曰。爲是爲非。蓋棺論定。在無愧于後世耳。嗚呼。人誰不有死。身沒名垂。先哲之所偉也。君亦可以瞑目矣。嗚呼。哀矣哉。孤雲結而日慘澹。中泉寂而夜深沈。白露滴而征衫冷。悲風起而丘樹驚。幽蘭摧而鳳凰去。紅蓮折而鴛鴦離。生年淺而逝日長。憂患多而歡樂尠。昔同志。今異世。憶舊歡。增新感。心悲愴而誰解。淚滂沱而莫掩。嗚呼。哀矣哉。尙饗。

弔畢。低首不語者久之。時雲開月明。四面如畫。有一女露半面于苔碑之後。癯然面白。淒然眠冷。散士遽起見之。矍然失容。毛髮森樹。女徐起曰。君非東海之郎君耶。妾愛蘭之紅蓮也。散士熟視久之。徐謂之曰。嗚呼。紅蓮女史。何來至此乎。使僕一見之。猶疑夢中之夢。眞可謂奇中之奇遇也。寸心彷彿。夫復何言。紅蓮曰。妾亦悲喜交集。一語一話。不知所出也。散士更問曰。幽蘭范卿。今在何處。別後之狀。願詳聞之。紅蓮悄然曰。此非一朝一夕所能盡也。蓋妾等自與郎君話別。雖未至半載。而世運之隆替。人事之變遷。妾等困躓迍邅。其情事殆如隔世。散士驚聞其言。急問曰。二氏究何如乎。紅蓮依違而不能答。既而曰郎君若欲聞之。亦徒增悲哀耳。散士意愈不安。又將有問。紅蓮顧指土室曰。嗚乎。斷金之友既如此。不其悲耶。散士曰。僕以一面之交。且南北異國。及聞其死。猶悲悼不能堪。況生同國志同方者。其情當如何耶。紅蓮曰。妾今夕自歐洲至。裝未及卸。早聞波寧流女史之逝。驚愕失措。知旅櫬尚在此處。故匆匆踏月而來。手折花枝。欲以供弔其遺靈。忽聞人聲之近。乃隱避碑陰。其人亦至櫬前。永留不去。妾數擧首窺之。時癡雲掩光。樹下影暗。無由認其面。既而聞

其所語。或引幽蘭之名。或呼賤妾之名。憤恨悲歌。繼之以淚。妾疑念愈滋。更翹首瞻望。忽而玉兎出雲。始識郎君之面。竊怪郎君亦何事乘夜來此。散士曰。對月懷人。情之常也。今僕之來吊者。亦出于情之不能已耳。夫山寂夜靜。四無人影。照我雙影者。天上之明月。聞我談話者。一堆之土室。乞自是語別後之狀可乎。紅蓮曰。妾所願也。乃席草相對而坐。散士曰。溯自踄水相見。僕心蓋不能忘。晝之所思。夜之所夢。雖七日如七月矣。紅蓮曰。妾等猶有甚焉。相待之切。直不啻七年之久也。散士曰。溯當時既及期日。至踄水濱。風雲俄起。水波忽興。大雨淋漓。衣裳盡溼。舟不能渡而歸。自是感於小痾。輾轉床蓐矣。紅蓮曰。妾等日屈指以待郎君之至。到期日幽蘭更喜溢於色。范卿割雞烹魚。妾拂室淨席。以爲大駕即臨。何期風雨無常。人事多左。郎君竟爾不來。次日又有飛報曰。幽蘭女史之父。入於西國。爲間諜所知。縛送西都。女史聞之。痛哭徹骨。乃告妾等曰。嘗聞樹欲靜而風不停。子欲養而親不存。徃而不來者年也。再不可見者親也。今老父被難。妾豈忍坐視不救乎。妾欲明朝入西都。以救父難。事若不成。相與俱死而已。抑此行極危險。揮手一別。後會難期。唯祈得聞妾死。即各

分家財。以供興國之用。則妾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妾斯時輒答曰。令孃何爲出此言乎。妾自與令孃結交。心腹相傾。絕無崖岸。死生榮辱。誓與相俱。今令孃以弱質妙齡。懷七首而入虎狼之國。其死生固不可知。然妾亦豈忍見令孃之危而袖手晏居哉。且虎窟狼棲。令孃既不畏避。夫何有於妾哉。惟范卿相交之深。不如令孃與妾。留以管家財可耳。語未畢。范卿勃然而怒。進謂妾曰。異哉。紅蓮女史之言也。僕與令孃等。名雖主僕。一自肝膽互傾。交情豈閒深淺哉。今也或欲捨生而盡孝道。或欲取死而全交誼。其志氣節義。足令聞者興起。孔子曰。見義不爲無勇也。孟子曰。捨生取義。今僕若不隨令孃等而行。將平生所讀何書。能無愧死。又何以見齊魯奇節之儒。燕趙悲歌之士哉。況他日東海散士再訪之日。必以僕爲怯懦之夫。貪佞之輩。與尋常支那人無異。僕有何面目再見散士乎。乞幽蘭女史。姑從僕請。僕雖無能。亦樂從令孃等之後耳。察其意色。似甚決者。于是幽蘭女史曰。兩君所言。皆非無理。雖然。兩君皆負天下重望。一身之安危。繫國家之存亡。豈可以螻蟻之信。挫大鵬之志哉。私情與公義何重。皆兩君之所常稱也。抑妾之去國在十歲時。地勢人情。皆不甚曉。倘

得良友之力。援一臂之勞。固妾所願。况妾自與紅蓮結交。曾經三載。自與范卿論志。亦過兩年。遽爾分手河梁。情何能忍。無怪君等負一片之公義而不能捨也。雖然。妾若携兩君去。人將笑妾之不明。嘲兩君之淺謀矣。孰若留于此地。守身待時。以冀達夙昔之志。垂功竹帛耶。天運未盡。吾等豈無握手之日哉。惟兩君酌之。范卿掉頭曰。否否。昔者荊軻好俠。輕身而入秦庭。聶政重交。仗劍而刺韓相。是雖不合於大義。然交情之厚。意氣之剛。足令懦夫聞風興起。故天感其誠。白虹貫日。太史公亦記之。以傳於萬世。且夫事之成否。固關天運。人之生死。亦有命數。苟天命不與。一朝染病而死。雖留此地。亦奚補矣。語云。死或重于泰山。或輕于鴻毛。苟問于吾心而安。雖漂流于怒濤之中。陷溺于火澤之下。夫何懼耶。此行或有補于萬一。亦未可知。吾意已決。乞令孃勿復言。于是妾亦助其言。頻勸女史整束行裝。以明朝將航于海。女史乃允之曰。今夜已深。前途之計畧。俟船中相議可矣。乃各散就寢。女史猶對燈沈思。依依而未能去。妾怪問其故。女史曰。吾有一片愚誠。終不得達。臨此大難。欲忘而不能忘。且後日郎君若再來訪。見妾等之不在。且疑且怪。將如之何耶。妾苦無策以

通其情。故不能寢也。妾因問曰。令孃知郎君之所在乎。曰否。實深憾也。然即知之。而時已迫。亦不能親訪。投書則恐事之洩漏。事勢至此。亦無如何矣。妾對曰。然則令孃何不留尺素于家僕。使其達于郎君耶。女史乃沈思移晷。即執筆而成一書。不覺晨星寥寥。東方漸白。乃託後事于老僕而行。范卿至河濱時。在白柳樹題以文字。妾不知其意所在也。紅蓮說至此。因仰天曰。河漢既傾。月落西山。夜短話長。語不可盡。請共赴蹄水舊家。然後徐語可乎。散士曰。携美人而同行。此事在東洋。難免譏刺。今在美國。幸無之乎。然只恐爲令娘之累也。紅蓮曰。何爲累哉。特蕙蘭不引鳳凰。而泥土蓮花。反錯悟之。誠所愧也。若使幽蘭女史知之。其以妾言爲何如乎。兩人且語且行。既下北邙。紫山孕旭日。萬象漸明矣。乃下川岸。僦小舟。向蹄水。舟過絕景山之間。絕景山者。費府之遊園也。地勢高爽。境域廣大。風光之美。眺望之奇。稱五洲第一。時兩岸樹木鬱茂。禽鳥和鳴。紅蓮右手指林頭之一樓曰。郎君知彼古屋乎。散士曰咄。叛將阿能奴之舊居耶。阿能奴者。美國之將。以才略顯。革命之役。美軍不振。兵勢日蹙。時英國以重利餌之。阿能奴心動。約擒元帥華盛頓降於英。被覺。投於英軍。乃將英兵數犯美之北境。及英軍敗歸。住於英京。後美國獨立。天下皆稱華盛頓之略。芙蘭麒麟之功。阿能奴獨以叛將降敵。雖英人猶恥笑之。遂慚愧幽鬱。發病而死。後其舊宅屬於陸軍。以爲不忠者戒。既而舟至蹄水。同赴舊家。楊柳垂堤。蔓草迷路。

壁掛葺葺之葛。屋見喔喔之烏。至門呼僕。僕應聲而出。仰紅蓮之面。且驚且喜。相與入于內室。少焉紅蓮呼僕曰。能得一杯鵝黃乎。曰令孃等去後。所餘葡萄美酒若干。僕性不嗜飲。故至今尙存。散士曰酒肴非所望。唯令娘等行後之狀。欲速聞之耳。紅蓮喟然歎曰。妾豈不欲急告之乎。無如胸塞舌結。實不能言。且恐郎君聞之。又將不禁悲哀也。故欲假醇酒以鼓其氣。而後娓娓言之耳。散士愈促之。紅蓮乃正襟曰。幽蘭女史與范卿。已葬魚腹。妾獨偷生。今日再見郎君。豈不恥哉。乃取白巾掩面痛哭。散士聞之愕然。愈生悲哀之念。至手足不知所措。既而曰。令娘何哭泣之哀也。人誰不死乎。紅蓮漸擧首窺散士。復痛哭。散士曰。令娘雖痛哭。幽蘭范卿。豈可再生。毋寧縱談往事。得以慰烈女節士之英魂矣。時僕持酒瓶來。置於棹上。紅蓮强傾一杯曰。自是可語妾等之履歷也。

旅裝既成。出于費府。直搭瀛船。鐵纜一解。舟行漸疾。女史攜妾上甲板。相指點而語妾曰。雲樹迷離。非此費府耶。費府者是東海郞君之所在。嗚呼。何日再相遇乎。非於蹄水之邊。則在九泉之下也。因相對流涕。散士曰。果其如此。何與僕別後之情相似

乎。紅蓮乃繼言曰。三人在船中。相與計議。以爲幽蘭女史之去故國。在十年以前。西國人鮮知之者。以是假名漫遊歐洲。有誰疑之。從此乘機應變圖之可也。船去益遠。至大西洋中。三人在甲板上。時月明星稀。四望無際。水波萬里。渾不見雲端一物。妾乃謂女史曰。自出家既經三載。想今東海之郎君。當可到于蹄水。籬邊之蘭蕙。既散於疾風。後池之紅蓮。亦碎於驟雨。天時人事。轉眼皆非。諒郎君撫物懷人。必有不能去者。女史曰。妾昨夜夢與郎君遊于蓬萊。情緒方酣。忽爲浪聲所覺破。今又對此明月。思昔日之樂。懷舊日之情。殆不能堪也。立于船頭。沈吟稍久。既而顧謂妾曰。余頃得一長行。請爲爾歌之。乃歌我所思行。慷慨淋漓。聲出金石。及今妾猶憶當時景况也。散士曰。令娘若記之。何不爲僕歌之。紅蓮乃彈琴而歌曰。

我所思兮在故山。欲往從之行路難。人生百事易蹉跎。幾使逋臣長浩歎。家國衰廢日已遠。君王蒙塵何處遯。舊巢雙燕歸無家。滿目晝陰草菀菀。老父春秋超古稀。繁霜埋頭雪印眉。鐵石之肝磨不磷。松柏之心死不移。常秉正義排邪說。數提干戈除妖孽。經營如此誰不感。底事一朝罹縲絏。月橫太空千里明。風搖金波遠有聲。

此稿未畢下期續錄

濱村藏六君許贈刻印以詩爲券　　更生

篆刻雕蟲亦壯夫詩人餘事落江湖神山自有散仙在片石韓陵當索租

與鐵僧聯句　　更生

偶向人間似奕棋一枰黑白到今疑關心自有旁觀者若問輸贏渾未知

秦嶺　　譚嗣同

秦山奔放競東走大氣莽莽青峨峨至此一束截然止狂瀾欲倒廻其波百二奇險一嶺扼如馬注坂勒於坡藍水在右丹水左中分星野淩天河唐昌黎伯伯曰愈雪中偃蹇曾經過於今破廟兀千載歲時尊俎祠巖阿關中之遊已四度往來登此常悲歌仰公遺像慕厥德謂鈍可厲頑可磨由漢迄唐道誰寄董生與公餘無它公之文章若雲漢昭回天地光羲娥文生於道道乃本後有作者皆枝柯惟文惟道日趨下賴公崛起獨沈痾我昔刻厲躡前躅百追不及理則何才疏力薄固應爾就令有得必坎坷觀公所造豈不善猶然舉世相譏訶是知白璧不可爲使我奇氣難英多便欲從軍棄文事請纓轉戰腸堪拖誓向沙塲爲鬼雄庶展懷抱無蹉跎生平渴慕矍鑠翁馬革一語心漸摩非曰髮膚有弗愛涓埃求補邦之訛

班超素惡文墨吏良以無益徒煩苛謹再拜公與公別束卷之復事吟哦短衣長劍入秦去
亂峯洶湧森如戈

倚劍感懷四首　沛伯

倚劍橫天問大鈞百年將半尚風塵逸才誰識劉公幹高隱難爲鄭子眞鬱鬱江湖常作客
悠悠身世苦依人邇來不作憂時念欲覓桃源且避秦
流離濠鏡還香海歎息生涯事事非問策計然愁力小傳經劉向歎心違幸逢賓主皆傾盖
獨悟天人一振衣策馬論兵成舊夢太平山頂悵春暉
四方緹騎日倉皇黨禍頻興國易亡白石題詞動哀怨長沙抱策最悲傷火車電線分天地
黑海新洲自帝王心折此時無善計有人更斷九廻腸
細雨斜風雲滿天傷時花鳥亦生憐絕人逃世思參佛逋客逢春似過禪南宋版圖悲半壁
東山絲竹感中年遺愁日日尋詩句詩未成篇已悄然

本館告白

啓者本館照前時務知新報例每年出報三十三冊減實價洋四元自去年十一月十一日出第一期報至本年十月初一期報止即足三十三冊之數以後陸續出報如尚蒙賜閱按冊加收如有不自第一冊起閱者推後派足三十三冊之額即算全年至定閱半年則以十六冊計取費二元二角

一代派諸君收到報章所有實銷數目務請隨時報明以便裁印

一本館開辦未久經費浩鉅請各代派處定於華歷四月前一律將報價收楚匯寄來館俾資挹注不勝感激之至

本報改定章程告白

本報開設僅數月承海內外有心人稱許銷售已至三千餘分惟本報宗旨專以主持清議開發民智爲主義今更加改良特取東西文各書報中言政治學理財學者擷其精華每期登錄數葉因政治等學爲立國之本原中國向來言西學者僅言藝術及事蹟之粗跡而於此等實用宏大之學絕無所知風氣不開實由於此本館既延請通人多譯政治理財學之書今復先按期登錄以供衆覽玆定自第十一冊起每冊分爲九類一本館論說二來稿雜文三中國近事四外論彙譯五萬國近事六政治學談七支那哲學八政治小說九詩文辭隨錄用特佈告望閱報諸君子鑒之

戊戌政變記成書告白

戊戌八月之變爲中國存亡絕大關係惟其事之本末層累曲折知之者少今有局中人某君將事之源委編輯成書託本館代印代售全書分十卷一變法實情二廢立始末記三政變前紀四政變正紀五政變後紀六殉難烈士傳餘附錄四卷記載詳盡議論精明將中國將來之局言之瞭如指掌有心人不可不讀之書也今已印成定於四月中旬出書如欲購者隨時函告本館及代派處可也

本館各地代派處

東京神田區表神保町三番地東京堂書店　東京市芝區露月町十四番丁酉社書店　大坂市東區谷町一丁目梅清處塾
西京西木屋町五條上ル山岡方中西先生　神戶英七番天祥洋行　上海北京路商務印書館
福州閩報館　蘇州護龍街墨林堂　天津國聞報館
北京東交民巷筑紫洋行　香港文武廟直街文裕堂　香港中環荷李活道聚文閣
香港上環海傍和昌隆　澳門大井頭知新報館　海參威永恒昌
海參威復泰隆　玻璃昌和泰　黑龍江華昌泰
仁川怡泰號　朝鮮京城漢城新報館　星加坡衣箱街天南新報館
星加坡漆木街福興隆　星加坡叻報館　雪梨金山東華新報
檀香山巖觀韶先生　檀香山華夏報館鄭翼南先生
舊金山大埠總派處都板街賓文報館

大同學校告白

公啓者本學校前會公舉値董緣人數過少每逢會議或因事繁或因遊歷到者寥寥於學校事不無阻撓窒礙茲再集衆公推値董合共三十四位以資辦公謹將派理銜名開列

總理　李瑞芝　鄭席儒　鄭汝磐　林北泉　馮鏡如　鍾基庚
協理　卓琼波　張惠霖　鄭恕行　黃望廉　林紫垣　阮翹生
吳植垣　盧蘭襄　謝煥時　梁鴻初　理財　鮑芳昭　陳環常
劉杏村　吳泰生　核數　鄭雅亭　鄭餘初　盧顯衢　馮紫珊
監院　鄭培初　盧桂園　鄭蕡階　陳植榮　盧芳谷　梁兆南
提調　黃錫忠　梁觀三　李渭泉　楊殿寵

橫濱中華大同學校公啓

大同學校續捐己亥年經費諸君姓氏

林北泉翁 二十五元	招相記寶號 二十元	曾星舫翁 十元
曾贊魁翁 十元	曾蒲臣翁 十元	楊敬之翁 十元
廣榮安寶號 十元	昌和泰寶號 十元	梁觀三翁 十元
黃錫忠翁 十元	東昌寶號 十元	華生寶號 十元
新南盛寶號 十元	錦彰寶號 十元	宜生寶號 十元
梁兆南翁 十元	張澤建翁 八元	馮紫珊翁 五元
同生寶號 五元	萬吉利寶號 五元	

華英字典出售

馮君鏡如增訂華英字典刋入英札指南合計仟餘版皆手自正定精心校理其中字畫玲瓏了如指掌欲從事西學者尤宜家置一編也會印已悉數銷楚今再裝印多本出售每部實洋六元如有願購者請函來本舘或逕向代售處購取可也幷謹將代售處所列呈

橫濱 丸善書店 文經印書店 神戶 致亨印書店

香港 聚文閣書坊 文裕堂書坊

恭頌黎領事德政

黎君藻泉蒞任古巴總領事府業經數載任內保商惠工善政良多去歲美西搆兵古巴華人被困一隅其時飢民數萬嗷嗷待哺 黎君即為設法勸捐賑濟幷詳請 使憲轉奏 朝廷立沛恩施所以全活甚衆現値 黎君調任飛獵邊總領事府故古巴華人特敬製傘額等件恭送以頌德政而誌不忘○其傘額頌詞 公我粵

新會人少沈默有大志舉孝廉以才奉調出洋歷任秘墨參贊兩任金山總領事府爲當道所倚重而於古巴總領事府任內　德政林林者厥施尤偉語曰隱居求志行義達道詩曰樂只君子民之父母　公無愧焉故於其去也留鞾莫遂載德難忘敬泐數言以志頌悃　其緞聯　四國是皇公才公望一夫失所已溺已飢　鏡額　古道照顏　以上商董等叩送

○又一百九埠飢民布片傘額頌詞　公以名孝廉備皇華選歷任秘墨參贊官金山總領事府所至有聲丙申秋調任古巴總領事府時當兵燹老弱輾轉交迫　公捐俸倡賑佈告遠近集欵二十餘萬金螻蟻萬千幸獲存活洎今春美日搆兵封禁海口粮食告匱民患尤亟　公電稟　欽憲據情代奏蒙　恩撥庫平銀一萬兩使民絕而復續固　皇仁之浩蕩亦皆我　公之嘔心咯血所造福於我華傭者誠意想所不及敬陳頌語以志蟻忱　以上飢民等叩送

○贈黎君藻泉觀察調任飛獵邊總領事府二首并希　誨政　何當登仙是此行荒陬話別倍屏營諸番輯睦渾三載萬衆驚傳頌再生豈謂陳情歸李密翻然移節動蘇卿也知鎖鑰惟公可懷遠頻煩命世英○旌麾此日指東南龜豆城中又駐驂地界炎洲連碧海路通重譯出黎僧聲名自昔雞林重勳業多從虎穴探尊主庇民無異術肯辭鞅掌事清譚　餘尚有歌辭甚多玆不全錄

古巴闔埠華商公啓

發行兼編輯人　英國人　馮鏡如

印刷人　橫濱市伊勢町三丁目六十五番地　鈴木鶴太郎

發行所　橫濱居留地百三十九番館　清議報館